

2021-2022年高一下半年期中语文考题同步训练（山东省肥城市）

1. 现代文阅读

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完成下列小题。

材料一：

骆宾王“秋九咏”诗是一组典型的咏物诗，诗中涉及的九种秋日物事，秋风、秋月、秋水、秋云、秋露、秋雁、秋蝉、秋萤和秋菊，各具风致，也是传达诗人心曲的绝佳载体。独独这首《秋萤》（玉虬分静夜，金萤照晚凉。含辉疑泛月，带火怯凌霜。散彩萦虚牖，飘花绕洞房。下帷如不倦，当解惜余光），写得凄清迷离，却在篇末振起，落在了“惜余光”三字上。在这里，诗人采用了一个关于萤火虫的最经典也最俗套的典故：囊萤。这是一个关于勤学的典故。骆宾王在诗里说，要是有人依然闭门苦读（下帷：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，指室内读书）而孜孜不倦的话，也应该会像车胤一样，懂得惜取这秋萤散发的光亮吧。——因为囊萤典故的加入，看上去使得这首诗沦为比较粗暴的“劝学诗”，充满着道德上的劝诫，并不算有多么可爱。可是，事实上是这样的吗？这首诗前面六句在情境和感官上的营造，难道就为了最终得出一个“励志”的结论？

一首好的诗歌，在适当的时候，要能够摆脱互文性的束缚——尤其是熟典，它是一种业已凝固而不具有歧异性的互文性——而唤醒和更新它周遭的经验，这种经验是鲜活的，第一手的，而不是经由无数前文本改造过的“套路”。因为前六句的努力，骆宾王的这首《秋萤》已经有足够的势能来抛开那个属于车胤的典故，而回到那个观看秋萤的瞬间，回到切身经验上来。在那一派晚凉中，这些萤火虫于阒寂里带来了热——哪怕它的火并不具有温度。那是热肠之人在这个秋夜动情的瞬间，只是为节候变迁之余，这一抹尚未为秋霜夺去的倏然耀眼吧？这是诗人的不甘心和未能忘情。这种未能忘情，何尝不是另一种感时伤事？

（摘自唐诗贯珠《骆宾王：诗人独负洛阳才》）

材料二：

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始于摹仿，文学创作同样也不例外。“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，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，是表达一种敬意，或是屈从一种模式，推翻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”。而在以古为尚的中国，摹拟更是经典形成以后的普遍风气，从魏晋到南北朝之间拟古一直是诗坛的时尚，在陆机、谢灵运、江淹等诗人的创作中，拟古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。直到唐代，大诗人李白的创作中还明显留下拟古的痕迹。拟古的结果形成古典诗歌普遍而清晰的互文关系，并渗透于诗歌文本的各个层次。甚至可以说，互文性是中国古典诗歌最突出的文本特征，也是古典诗歌作品最普遍的现象。

鉴于诗歌史上普遍的摹仿和因袭关系，梁代钟嵘《诗品》就用推源溯流之法论列历代诗人，揭示其间的传承和影响关系，其实质正是出于对其作品互文性的体认。唐朝诗僧皎然《诗式》将文本的相似概括为语、意、势三个层次的“三同”，而作者的有意摹仿便有所谓“三偷”。偷语之例，如傅咸《赠何劭王济》诗有“日月光太清”句，陈后主《入隋侍宴应诏》诗拟作“日月光天德”；偷意之例，如柳恽《从武帝登景阳楼》诗有“太液沧波起，长杨高树秋”句，沈佺期《酬苏味道》化作“小池残暑退，高树早凉归”；偷势之例，如嵇康《送秀才入军》有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”句，王昌龄《独游》脱胎为“手携双鲤鱼，目送千里雁。悟彼飞有适，嗟此罹忧患”。皎然的“三偷”之说虽从语词、取景、立意的不同角度区分了诗歌文本中不同类型的摹仿，但由于唐代诗学的中心问题在于意象和造句，所以“三偷”所论的摹仿也只限于句与联的范围，集中在语词的层面。事实上，诗歌文本的摹仿本来就是多层次的，不止限于语句，还包括主题和结构。贺裳《载酒园诗话》卷一论“三偷”，即将其内涵大为扩展，罗列了主题和结构等不同层次的例证。如果按照后人的习惯用法，意与主题相关，势与结构相关，那么